LIBRARY
NOV 10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C58
v.7

[redacted]

駁呂留良四書講義

下孟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呂留良云人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不知其說正與聖賢之說相反人心雖至明亦止一人之明若法度則自從前許多聖人積趱下來以一人較多人之智以未經歷人較過來人之智其勞逸可不辨而明也良知家欲奮其私智而廢從古聖人之道謂周公制作堯舜何不先盡爲而待周公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故但須心明不須講求不知周公若不曾講求堯舜之道雖遇其時心仍不明如何制作故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周公之逸於制作者正以其能監前古也黃老清淨與良知家惡講求俱是棄逸而取勞其所爲皆苟簡滅裂而釀亂無窮安能治天下哉

所謂行先王之道者。非拘守之謂也。有因有革。有損有益。然後可謂之率由舊章。譬如用規矩以爲方圓。必相夫所制之器之宜。若執一定之方圓。則無以成器。而規矩之用盡棄矣。且無論有因有革有損有益之必勤且勞也。卽以因者論之。欲使今日之事。與先王之道無幾微秒忽之差。若規之而圓。矩之而方。不溢不欠。此其推而行之。擧而措之者。豈易易哉。謂任心者逸。講求法度者勞。其說固非。而留良反其說。謂周公以監古而逸於制作。黃老及良知家。俱去逸而取勞。亦非事理之實也。

至云周公制作。必遇其時。方有其事。此卽易大傳窮變通久之義。其說固自無弊。惟是心明必由於講求。而欲絕去講求以期心明。是則良知家言之蔽耳。曾不加分別於其間。槩以爲非。足知其僭於心而苟於言也。

呂留良云近人謂聖人節三段實有賓主紐爲一串未免少法吾則以爲不然三者有大小非賓主也看註中耳目心思未嘗分別故慶源謂皆聖人所作謂作一統說也仁覆天下亦包聯其用不窮總是此節只重制爲法度耳作三平慮其失大小輕重且神氣不警動紐爲一串旣合註於上下文尤湊泊正是得法處

也

此節竭目力。竭耳力。竭心思。皆是聖人事。不分賓主亦

可。但章首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引起堯舜之治天下。上二段是賓。下一段是主。此節三件。即承上文三事而來。那得不分賓主乎。況此章主意是言行仁政。原不爲規矩方圓六律五音而言。則此節之義。當仍從上文分賓主爲是。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呂留良云或曰照下文仁與不仁似論心亦是曰註云法堯舜則盡君臣之道而仁矣不法堯舜則慢君賊民而不仁矣蓋以盡道不盡道分仁不仁不以仁不仁分法堯舜不法堯舜也故重言心而輕視道便成顛倒謬誤便失孟子本旨人倫日用必皆求其至善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稱人皆可爲堯舜未嘗放鬆

一活路令人可以假借胡行亂走也只是後人自畫定不能居仁由義妄謂堯舜不可再只要得其心心是無形無據底如何去法徒借此說以自便其私總由一點自棄之心以逞自暴之論學者所當深戒也

又云孟子言必稱堯舜謂人皆可爲逼擬到至處不肯開方便法門故引孔子道二之言正言不爲堯舜卽爲幽厲中間更無別路耳有謂法其至者不爲堯舜必不爲幽厲如其言則道三矣總爲後世庸劣者尋出路將不甚而身危國削者賢於暴之甚者耶凡此等見識卽是孔孟門下罪人學者不可不辨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云者。正是論心。蓋仁。人心也。法堯舜則仁。法幽厲則不仁。朱子謂一有毫髮之私介乎其間。則蔽於人欲。而不能盡乎天理之全。故仁與不仁。其間不能容髮。不可以不審其幾也。按此。則理欲幾微

之際。將審之於事乎。抑審之於心乎。審之於心。則出此入彼。斷無三也。若以事言。則法堯舜而不至堯舜者多矣。即法幽厲而未至幽厲者亦多矣。千百其等。猶恐未盡。奚止於三。夫聖之事。固曰至矣。賢之事。豈得曰同於聖乎。即不同於聖。抑且未至於賢。又何至遽目之爲賊民。爲不敬其君者乎。惟以心之仁不仁斷之。則凡不同於聖。與未至於賢者。皆謂之不仁。而難免乎賊民不敬之譏矣。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子指點出仁字。以爲學聖心法。正以仁義之事可假。

仁義之心不可假也。安得謂心無形據。如何去法乎。呂留良惟失其本心。妄意剿襲聖賢言語。可以欺世盜名。直謂心無形而事有據。是則留良受病之根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章

呂留良云此只在道理上說不在功效上說若說功效則到人人親親長長豈是容易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可爲平堯舜猶病是反成遠難矣蓋邇易二字專就求遠求難者言堯舜之道人皆可爲不可求差了自走遠難耳不是說親親長長毫不費工夫也親親長長而天下平是就現成本然之理示人擇術不事他求耳若到人人親親長長又須有使之道理在但此章只重指點知所求處故不重此義然大旨責在主教倡始之人則補此義更爲圓滿

功效原不離道理而得。道理亦因功效而見。若有道理而無功效。則無徵不信。何以見道理之合當如此乎。即如此章。註云親長爲甚邇。親之長之在人爲甚易。則主敎倡始之人。以孝弟之道率人。其順且便也可知矣。道理如此。功效亦如此。本文明云天下平。何得不是功效。留良乃云。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算天下平。又引堯舜猶病爲比。試問經書中。說功效處。有此指期之法耶。宇內之人。何啻數萬億兆。有一人不親親長長。不算天下平。則終無可稱平之時矣。堯舜猶病。正指於變時雍。從

欲風動。其中有猶病處在。一是充類到盡處。一是聖人不肯謂吾治已足也。如何引此以爲天下未平之證。如留良之意。堯舜治天下猶未可稱平。不知留良所謂平者。當何如也。總之留良不見實理。一者不信聖人教孝悌。人必信從。二者不信人人親親長長而天下便平。橫此邪見在其胸中。遂設爲一人未化。堯舜猶病之說以實其有道理無功效之妄談。眞所謂禦人以口給。不知罅漏百出。人人共見也。

孟子曰居下位章

呂留良云只是一箇道理離人身看著人身看有此各樣耳因人人不能完得此理在人身上難見故另提出說及至人人完得此理時原不曾另有一件雖聖人亦未嘗有毫末之加也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然心不即是理故必能思而後理得思是人誠仍是天原無二道也從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惟同此天故思誠者無不至惟同此天故至誠便能動說人處都是說天不可懸空放出第一句

此章所言道理都是就人身上說並無離人身看處留良之意蓋謂誠者天之道是離人身上懸空說此一句不知孟子此章乃述中庸之論中庸誠者天之道句原在人身上說下文所言不思不勉之聖人乃無失其本

然之天道者也。大全以天道屬懸空說。不著人身上。圖勉錄駁其非是。況此章集註明云。誠者。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僞。天道之本然也。豈得謂非著人身說乎。留艮又云。離人身看只有理著人身看只有心。語病亦不小。在物為實理。在人為實心。實心卽具此實理之心也。萬物皆備於我。天下豈有心外之理乎。揣留艮之意。似以人身為庸衆之身。則見不得此理。須離人身看。乃見其理如此。則孟子之因孩提以知愛敬。卽赤子將入井以知惻隱。凡一切以情驗性之說。俱無所用之矣。又云從

思誠至至誠。是以人合天工夫從至誠觀感動。是以人合天功用。不知至誠動物。原不分安勉。但到至誠地位。自然物無不動。今留良專指是以人合天者。方有動物之功用。則生知安行之至誠豈反不能動物乎。無此理矣。

呂留良云人但知思誠卽天道之誠謂上句合此句不知得天道者亦必思誠却是此句合上句可知兩句分不得處

思誠者擇善固執。盡人以合天之君子也。若所謂已得乎天道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又何待於思誠乎。留良

之說顯與本文之旨戾矣且謂兩句分不得尤不可曉兩句之分而合者見聖凡一理凡人皆可學而至於聖也兩句之合而分者見凡人未能同乎聖人不可不勉而致也今云兩句分不得蒙混鶻突何所取義耶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章

呂留良云天將開治必以殺戮靖亂殺戮必假手於殘暴之人凡猛將謀士皆天所用亦皆天所必誅故往往開國功臣不能善終人皆歸過人主猜忌不能保全實則其道有足自取者亦天理之所必然也惜此輩不知書不能講習此文耳若諸葛武侯郭汾陽曹武惠雖善戰其知免矣爲將者何可不讀書

留良識見如此乃敢評論天人之際可謂妄矣此段悖

理傷道之處。不可枚舉。夫天之開治。固以止殺也。其不免於殺戮者。則氣運使然。非天心爲之也。故遇賢聖當其際。則殺戮自稀。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也。今留良乃云天必以殺戮靖亂。是殺戮乃天爲之矣。其悖理傷道一也。靖亂之人。天必假以武畧。非必盡是殘暴之人。如商周之伊呂。則以至仁而靖亂者。卽後世開國。以征戰立勳名。亦有惠愛不殺者。卽如留良所舉諸葛汾陽武惠。豈不靖亂。然未嘗不仁。其或如項氏之滅秦。吳漢之入蜀。葢是氣運之駁。亦其人之好殺。不順天

心。豈天肯假手於彼以戮無辜之平民哉。其悖理傷道二也。猛將謀士。固天所用。然用之以戡亂除暴。非用之以殺戮也。及其殺戮過當。自犯天誅。乃其人之自取。非天有意誅之也。如留良之說。竟似天用之以殺戮。又因其罪而誅之。夫用之以殺戮。是陷人於惡也。自用之而自誅之。是擠人於險也。此二者。中人所不爲。而況天乎。其悖理傷道三也。其孟子所謂善戰服上刑者。謂無事而開兵端務兼并者耳。若後世開國功臣。雲臺所記。凌烟所畫。彼實有除亂鋤暴之功。不可盡以戰國爲比也。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呂留良云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謂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

留良云不援即是以道。其意謂孟子之守道不仕。乃以不援爲援。此似是而非也。果爾則古聖賢之皇皇求仕。是亦不可以已乎。註云欲使我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矣。張南軒亦云。孟子不少貶以求濟。是乃援天下之本也。觀此。可知援天下自有援之之事功。其處也。守身以重道。其出也。始能以道援天下耳。枉已者未有能直人。乃爲旣出而仕者言。顏子不枉已而居於

陋巷。豈能使魯國之人無不直乎。或云入孝出弟守先待後。非即孟子援世之功哉。曰。留良迷誤之根。正在於此。湖南講云。若以息邪說正人心。就爲援天下。孟子何必歷說齊梁。急急要得君行道。此論可正留良之誤。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章

呂留良云說到此等處於人情物理之變無微不矚可知聖賢緊會體究來只是照管自己機至自化不若庸人以機生機耳若謂聖賢不知世間有機事是以愚視聖賢也

聖賢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世間機變之事。到聖賢面前。自然先覺。所謂知幾也。如留良所言。預先體究。乃逆詐

億不信耳。六經四子具在。從無一語教人研窮機事者。即莊周所云。有機事者必有機心。亦深惡人之用機也。留良乃謂聖賢於機事。無不曾體究。不獨誣枉聖賢。罪不容逭。而其胸懷之鄙薄。學術之詭譎。亦莊周之所羞矣。況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觀二有字。乃得之聞見實歷。非揣測而知其然。並非先覺知幾之謂。其立義可謂一無所處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呂留良云。世亂澤竭。民不聊生。爲連帥方伯者。能搏擊貪暴。興舉廢墮。則民生實被其仁。若煦煦孑孑以

壺飧爲德平反爲能而縱舍大奸愚食人而不問此失大臣之職雖清謹自守口惠流傳其實與浚民病國者同罪也

按平反二字出漢書雋不疑傳平讀去聲反讀平聲謂反成獄而平其不平也故有所平反則善良蒙福善良蒙福則貪暴自必遭僇矣今留良以漢書此句下文有所活幾人一語遂以平反爲弛縱有罪之意其粗疎如此禮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口惠者有惠人之言無惠人之事也今留良云口惠流傳則是以口惠爲惠愛之聲名矣

其謬誤又如此。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呂留良云君臣以義合合則爲君臣不合則可去與朋友之倫同道非父母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惡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卽是君臣之禮非君臣之變也只爲後世封建廢爲郡縣天下統於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爲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爲之一變但以權法相制而君子行義之道幾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諂臣媚子輒以二心大逆律之不知古君臣相接之禮當然也

呂留良云去卽是君臣之禮後世變封建爲郡縣天下統於一君但有進退無去就而君臣之義一變此大謬

也三代衆建諸侯相維相制何待變爲郡縣始統於一
君乎夫所謂去者於齊不可而去之魯於楚不可而去
之晉未聞自絕於周天子之域者也況周公舊典侯國
卿大夫皆廢置於王朝周官司士職三歲稽邦國之士
任而進退其爵祿是也是故爲之臣者祗承天子之命
以事國君故春秋傳稱爲王之守臣此侯國君臣之分
所以凜然而不可假易也自周衰爵祿自諸侯出而君
臣之義替於是乎有去齊之魯去楚之晉者而諸侯亦
莫得而禁之若天位天祿頒諸天子雖欲去此之彼可

得乎。然則去就之說。在侯國已屬春秋以後之事矣。安得以去爲君臣之禮乎。留良又云。嬴秦創爲尊君卑臣之禮。并進退亦制於君而無所逃。此尤謬之又謬者。進賢退不肖者。天子之大權。如留良云。將必在其去留。如齊王之臣。昔者進今日不知其亡而後可也。樂記曰。天尊地卑。君臣定矣。而留良以嬴秦創爲尊卑之禮。而千古君臣之義一變。是欲并天高地下之位而廢之矣。留良之罪。可勝誅乎。此章之義。先儒所論不一。大抵謂孟子之告齊君如此。君子自處則不然。使孟子爲齊臣言。

則必曰臣之視君如腹心。則君視臣如手足云云矣。嚴遵云。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此之謂也。

呂留良云後世人臣只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便稱身荷國恩矣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彼却無干涉

多與十萬緡。塞破屋子。乃宋太祖謂趙普語。史稱普補牘强諫。太祖卒從之。意當日施澤於民者。固不少也。況古今名臣。遠出趙普之上者。固不可更僕數。留良肆其誹詆。一概抹煞。無忌憚甚矣。爲人臣者。固不當以利祿較君恩之薄厚。然賜緡十萬豈得轉不以爲恩乎。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呂留良云良知家看得天下一切有爲之迹皆是外假惟吾心之知覺爲良知爲天理是卽名禮義不知聖賢之禮義正在事與時上看事得其理時中其宜吾心之禮義乃完若於事與時察之不精憑心妄斷

㝠行自是正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此處正須辨析

孟子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者。謂所行原在禮義之中。如子路死孔悝之難。何嘗不是正理。但膠泥成迹。不能如大人之會其通達其變耳。於良知之言何與。留良以闢陸王爲名。動輒強生議論。不顧經旨之是非。誤人實甚。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章

呂留良云人必見道分明而後能肩荷重任有所不爲則於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之關灼然截然無毫髮疑蔽故可以有爲非僅謂澹泊寧靜却紛守素也程子知所擇三字義極精道極大

有不爲所謂知恥自好不爲不善之人也程子所謂知所擇不過謂明是非知取舍之大閑耳進而至於有爲纔有學問擴充之功在故經文不曰能有爲而曰而後可以有爲語氣極有斟酌若所云公私義利是非大小取舍可否俱無毫髮疑蔽則是義精仁熟大賢以上地位矣留良看書無界限一味朦混如此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呂留良云養字只是公其善欲人同歸非忘其名使人不知之之謂也

既曰公其善則必忘其名矣而又曰非忘其名豈有公其善以求名者乎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呂留良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古人之所謂聲聞也今人以臭腐壢碰之物亦名之爲聲聞已足恥矣況又有不實者乎

離騷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其何傷王逸注云言衆人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留良因上文有恐修名

不立之語。遂以爲古人之聲聞。不知上下兩節。各指一韻意義初不相蒙。且離騷經中。江離辟芷秋蘭宿莽申椒菌桂揭車杜衡之喻。凡數十見。皆言修行之芳潔若作聲聞說。則文義絕不可通。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章

呂留良云幾希二字前輩謂是形容少字義非指一事一物故不可作名目然如時解動云存心則更謬矣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嘗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　又云存之之字指幾希之理而言非心也即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

註云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人於其間獨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夫性即理也具此理者虛靈不昧之心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惟氣異則所具之理遂有不同故語類又云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不得許多道理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

推得去。就一本論之。其理則一。纔稟於氣。便有不同。按此。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心也。心異故理亦異。君子之存。存此具理之心也。理具於心。言存心。而理在其中矣。留艮必欲分而爲二。謂存理者是。而存心者非。謬妄極矣。至引後章註天理常存句。乃隱却人心不死句。而云未嘗有存心之說。何其謬乎。又云下章總註憂勤惕厲之意。亦謂列聖以此去存之耳。非謂存此憂勤惕厲之心也。此說亦大不然。夫所謂憂勤惕厲者。即易乾三爻所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坤文言傳所言敬以直內

也。聖賢所以存理存心者。孰有外於此者乎。胡雲峰云。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葢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心已死。不大可哀哉。陳幾亭曰。列聖存幾希。朱子貫以憂勤惕厲四字。反此四字。便是般樂怠傲。此八字徹上徹下。舜禹訖於塗人。帝王訖於氓庶。觀此二條。可知天理之存亡。關乎人心之敬肆。惟聖人念念不忘畏敬。是以此心純乎天理。

而人欲不得而奪之。夫心一也。放之則爲人心。操之則爲道心。我欲仁。斯仁至矣。非別有一個道理在心外。而提縛而存之。亦非別有一具理之心。而以憂勤惕厲之心存之也。留良欲伸其是理非心之說。無如註中憂勤惕厲四字。明以心言。因妄生意見。支離其說。遂誤後學不少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章

呂留良云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間是聖人存心之密

此種議論。求深反淺。乍看似有意味。細繹之。乃大不然

纔覺酒之旨。即有省於酒之能亡國而惡之。此正所謂存心之密。當下便有間者也。安得謂尚是計利害爲第二層義耶。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

呂留良云古人說經各有所發明然其發明都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中來故門戶不同而指歸畫一總以羣言淆亂故折衷於正耳今人未望見古人牆壁便好論經學必翻駁先儒逞其穿鑿傅會之臆說是既正之後又生淆亂正孟子所謂一治一亂也學術之壞總由不信先儒眞知力行耳何嘗有遵先儒之經說而得過者乎故余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

未見古人牆壁。而自逞臆說。翻駁先儒。誠宜排擊。但曰

每見今人著書說經，便心知其非，則過矣。朱子所宗者程子也，而程子經說，朱子辨而正之者多矣。南宋元明諸儒引伸朱子之說，而更有所發明者，亦多矣。朱子注詩，於庭燎有煇，用吳才老之說，且語門人曰：才老說此一字甚有功。然則學者即不能深明經義，而偶有所見，足以補程朱所未及，亦程朱所深望於後世者也。況朱子於詩易，自謂所得僅二三分，於春秋屢歎其難通，其餘諸經未暇定正者多矣。留良於凡著書說經者，即蔽以背先儒壞學術之罪，是欲錮閉學者之聰明，使不得

然社不足當此任也明乎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

盡志於經義也豈不異哉至揚雄法言衆言淆亂則折諸聖而留良乃誤記爲正夫惟聖人可以折衷第曰正耳將以誰爲正而取衷耶其鹵莽亦甚矣

呂留良云春秋固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然中如朝聘郊禘蒐狩卒葬包舉許多典章制度在故註云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義始完備自蘊明允著春秋論只說得是非賞罰令人往往脫却半邊兼舉不漏乃合

聖人之經各有正旨有雜義如周濂溪之言易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是也易之有太極二儀五行造化消長此所以作易之原故曰畫卦以示

既有卦爻形象則世間萬事萬物之理莫不因之而見故曰因卦以發春秋亦然如正名分定是非此春秋之所以作此於易之畫卦以示也其中許多典章制度乃因有此書而附見此於易之因卦以發也説春秋者兼論制度亦可至於是非賞罰乃是所以作春秋大旨專言之正爲得其要領蘇明允之論自有疵處不在專言是非賞罰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章

呂留良云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以來雖源流井然不足當此任也明矣朱子之學受之延平推而上

之豫章龜山亦源流井然然序統則直承程子蓋龜山豫章延平亦所私淑之人也

留良謂看私淑諸人四字。則曾思不足當此任。是謂孟子有輕曾思之心也。果爾。將謂見知之禹皐伊萊望散不得與於斯道乎。將謂孟子賢於曾子子思乎。既誣孟子。又連類而及朱子。謂序統則直承程子。豫章延平皆所私淑之人。其辭不別白。一似朱子。有直承程子之意。誣枉先賢。畧無忌憚。不可以不辨。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呂留良云須說得他人之觀極渾融君子之觀極分別他人之觀極圓通君子之觀極拘泥他人之觀極

寬厚君子之

一觀極刻毒

君子之觀亦平情順理而觀耳謂有分別則固繇若拘泥刻毒則豈可以言君子哉觀人而拘泥則不得其是非之實其褒貶烏足以服人觀人而刻毒則先已自陷於薄惡矣又孰以其言爲輕重哉留良輕佻惡習即此可見

咸邱蒙問曰章

呂留良云這不是論事勢不是論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原孝子之心想當如是耳故造語益奇險入理益情切不然則書空咄咄何有孝子終日妄想者耶

留良謂這不是論事勢分誼并不是論道理乃推孝子之心想當如是此大謬也夫孝子之所欲致於親者亦惟是勢之所得爲分之所當爲理之所不可不爲者耳舍是三者而懸空設念是即所謂終日妄想書空咄咄也安得謂之孝子乎又云造語益奇險入理益精切此尤不可曉夫孝庸行也即尊養之至亦即此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耳謂之奇險可乎奇險矣尚得謂之入理精切乎書義文理之不通無過於此

呂留良云孝之分有定而心無窮天下有一步尊處孝子欲尊之心必不留餘第不是定以天子父爲孝

也　又云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耳非尊養卽爲至孝也　又云大意在辨臣父故說到尊親盡頭處然須知聖人正以孝致之不是必以得此爲孝不然則操莽之所爲皆可援孝以自解矣　又云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孟子於天子父天下養下卽下此三句正要人活看上八句只論心不論事事有窮時心無盡處以見至孝之心斷無臣父之理耳

此節爲天子父以天下養卽中庸大孝章所言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云云也大孝章註云卽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所謂至卽此節尊之至養之至孝子之至也呂留良講大孝章並未記及此節妄以尊富饗保爲舜孝之所致至釋此節亦自知理不可通如云孝子欲尊之

心。必無留餘。爲孝子而至尊親天下養。乃爲至孝。明明以舜之尊養爲孝之至矣。又欲回護前說。一則曰聖人以孝致之。不是以此爲孝。一則曰舜以孝得天下。不以天下得孝。試問既以尊養爲孝之至矣。安得謂尊養非孝之事耶。且以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爲孝之至。則是孝子之所致於親者。無有加於此者矣。又謂聖人以孝致之。不知所謂致此之孝。又何指也。留良又云只論心。不論事。此尤謬誤之甚者。夫以事論。則有至有不至矣。若只論心。則孝子之心一也。何有於至不至之分乎。卽舜

在側陋時。又何嘗有尊親之至之心乎。留良強欲囘護前說。不知愈囘護愈不通。徒見其剛愎謬戾。欺人欺已而已。

萬章曰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呂留良云豈若使是君三句都從道字轉計不在君臣遇合澤民事業自巳功名上起見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卽是君臣遇合澤民事業。伊尹所爲爲道轉計者。以此也。舍此之外。則道字亦無著落。至從自巳功名起見。吊斯下矣。而與行道澤民者同語。何其不倫也。

呂留良云堯舜之澤兼除亂與治兼教
養實事說單提覺字便容易蹉入禪去
註云。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釋氏所謂覺。
以世界爲夢幻也。吾儒所謂覺覺愚蒙而使之醒也。如
何單提覺字。便蹉入禪耶。且覺卽教之義也。言教則養
在其先可知矣。聖治之極致。不過欲民各得其性耳。經
書中有兼言教養者。備舉其事也。有專言教者。究竟其
理也。單提覺字。亦何不完全之有。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呂留良云淸字從聖字看出謂其於聖人中較分明
嚴肅則淸之處爲多非謂以淸爲聖也　又云聖之

下加箇清任和時纔見孟子辨析之精言語之妙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所獨也若說孔子以時爲聖則時字便小聖亦不大惟清任和各露在聖外故皆見其偏惟時字加出聖外故獨見其高并聖字亦高一層矣即是下文聖由於智之義

留良謂伯夷之清。非以清爲聖也。此說似是而實非。註云。孔子兼三子之所以聖而時出之。可知三子之清任和。即三子之所以聖也。離却清任和。豈別有一作聖境地乎。支離甚矣。至以此論孔子之時。則尤不可。清任和一德之名也。時則無德不備。而不可以一德名。謂之時。其爲大而化之聖。不待言矣。留良乃云以時爲聖。則時

字小。聖字亦不大。豈不謬乎。下文聖之事聖字。專指行言。與智字對。此節聖字。則兼知行而言。留良謂時字加出在聖外。郎下文聖由於智之義。亦大欠體認矣。

北宮錡問曰章

呂留良云自柳州著封建之論都以私意窺測聖人遂使後生讀之謂封建爲必不可復余以爲先王之經理弼成不過度量宏分寸明耳然則雖一家一邑非此不治況天下乎　又云若爲子孫謀從勢力起見斷無出於廢封建爲郡縣者矣然秦以後有天下者反不及三代之長其子孫受禍亦慘於三代之革命而儒者猶言封建不如郡縣幷誣三代聖人之制亦從勢力相駕馭上商量豈不悖哉

封建之不可復。匪獨柳宗元論之。有宋大儒。皆嘗反覆

於斯矣范祖禹曰後世惟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强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愼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朱子曰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

厚亦說得是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浸微雖是聖人法豈有無弊三大儒者皆不言封建可復而深有取於柳州然則柳州著論豈可盡黜爲私意也後世國祚延促各隨德澤之厚薄豈關廢封建爲郡縣若秦之務愚黔首即令建侯分土豈能免於顛隮而留良徒嘵嘵以罷侯爲病亦惑之甚矣

呂留良云余讀史至秦之銷兵爲郡縣宋之杯酒去藩鎮未嘗不痛恨切齒也而腐儒猶以爲妙用何不識死活哉亦未之思耳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鎮之權立

國家三百年之安豈非仁者之功而留良乃切齒於此。不亦異乎。且藝祖不過使諸宿將典禁軍者出守大藩以銷意外之變。其於藩鎮則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以奪其威權而已。節度使之職固未嘗廢也。留良不曰解宿將之柄。收藩鎮之權。而曰去藩鎮。是於宋事亦未之詳考也。其粗疎如此。

呂留良云其詳可亡其畧不可亡此是亘古及今不可與民變易者譬之曆學其法至後世益精其閒差較微杪頗有古人所不到處然虞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數語粗枝大葉而後世不能出其範圍以是知愈畧亦愈精耳

孟子所以僅言其畧。以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所以不得聞其詳。以諸侯惡其害巳而皆去其籍也。使籍有未去則必學焉而求其詳矣。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大識小。孔子所以備學不遺而文獻不足。杞宋無徵。重以爲恨者。惟欲得其詳耳。今留良乃云詳可亡。而畧不可亡。又云愈畧亦愈精。似以畧爲貴。而其詳可不聞。失之遠矣

呂留良云即據周禮中府史胥徒計之巳自不少外而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想當時必先安頓此一輩而後其上可得而安也則周制授田多於古亦或其一端　又云先王量入爲出體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應有幾許

呂留良極論吏胥之弊。多宋子所已發。至引周禮以證之。則是全未講於周官之法也。周禮王畿之內。惟山林川澤之虞衡。都家之宗人司馬。所設府史。其數無徵。總計五官之屬。爲府者四百二十一人。爲史者九百四十人。爲胥者九百三十人。其在六鄉。則自比長以上。轉而相承。以供其職事。自鄉大夫以下。並無府史胥徒。鄉遂且然。則公邑都家。皆用此爲式可知矣。古之府。今司倉庫掌器物之吏是也。古之史。今房科及里書是也。古之胥。今衙前聽事捕盜糾獄訟督徵輸之差役是也。

惟徒則古有常役有定數而後世則臨事和雇多寡無常故歷世所公患惟府史及胥而徒無與焉嘗考諸郡縣府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二三人史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四五人胥之屬正役一人副役必七八人以中縣爲率令丞學官雜職武弁府史必近百人胥必二三百人合而計之周禮五官所設尚不及一中郡而留良乃曰只看周官一書府史胥徒應有幾許是竟不知周官所設府史及胥之數至少而徒則後世亦不能爲民害也又云侯國家臣更多可知是不知侯國視王畿其

數必損之又損也。又云先王量入爲出。體國定制。必先安頓此一輩人。然後其上可得而安。則又不考於吏胥所以漸熾。及其末流把持官政。蔓不可除之故也。兩漢雖重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選。而不限吏之進取。當時公卿。多出胥吏。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史。後漢如胡廣袁安應奉王充。皆以功曹散吏起家。其時未聞胥吏之爲世劇患也。自魏晉至隋唐。始重流品。限其進取之路。而擠之廉耻之外。至於北宋。乃不給廩食。而縱使爲姦。故蘇氏極言其弊。沿及南宋。則黨徒日盛。而

把持官政。牢不可破。故朱子論之尤詳。至明之末禩。而其弊極矣。然內而諸司。外而郡守縣令。苟得廉辨之材。處之有道。而又能督察其姦。則亦不能大爲民患也。其所以析言破律。罔上行私。而不可禁禦者。半由墨吏引爲腹心。以陰通賄賂。半由庸吏漫不訾省。而拱手受成。若成周之盛。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且官宿其業。府史胥徒。不過司管鑰給趨走呼召而已。何至必先安頓此輩而後上得以安哉。至謂周制授田之多於古。亦或以胥吏之多。則益謬矣。受田之多於夏殷者。農夫也。庶人在

官者之祿。則周官稟人所掌。宮正所謂稍食是也。故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與授田之多何與哉。留良粗涉經史。慷慨議論。自矜卓識。而按之經義。實無根據如此。或以內則所言閭史閭府州史州府。疑鄉遂或有府史。不知閭史卽閭胥也。周官閭胥。掌閭之徵令。歲時讀法。書敬敏任恤者。則凡在閭中者。始生書其名而藏之宜矣。非閭胥之外。別有執役之史也。所謂州史者。州之屬吏也。故曰獻諸州伯。伯。州長也。自比長以上。皆州伯之屬吏。而黨正與州伯最近。周

官州長正歲攷德行道藝。黨正正歲書德行道藝。州長之所攷。即黨正之所書。以此觀之。內則所言州史。宜即黨正也。謂之史者。史司書。自黨正以下。凡正歲月吉歲時讀法而書。皆自爲之。故曰史。此即六鄉無府史胥徒之明徵也。府。謂藏文籍之府。閭府。閭胥自掌之。州府。黨正掌之。非別有治藏之員選也。王平仲註疏刪翼引某氏云。黨正族師。即今之里正。閭胥比長。即今之保長。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舉。因而秩之。漢之鄉老嗇夫。唐之里正村正。皆然。宋以後則以胥徒任之。賤而多責。人不

樂焉。是則周官六鄉不設府史胥徒。先儒言之悉矣。況周官於府史胥徒。內而五官之屬。則備詳之。外而山林川澤之虞衡。都家之宗人司馬。又特見之。則鄉遂公邑之無府史胥徒。昭昭然矣。